

当代剧作家创作丛书

李杰剧作选

曹果题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收作者1980年至1987年间的五部大型话剧剧本，其中有三部获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。《高粱红了》以悲壮的格调，表现70年代北方农民的命运，该剧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奖；《山野又是青纱帐》塑造了历史交替时期我国农民的生存状态，他们的精神重负和现实心态，幽默中隐着悲怆的忧患。该剧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奖；《古塔街》写一条古街推平前一群小人物的留恋、痛苦与欢欣，剧中隐现着一种说不清的象征，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；《归雁横秋》以严谨的结构，表现祖国分裂给人民带来的离散之苦；《海》则表现了作家焦灼希望结束同胞间的倾轧，以海一样的胸怀拥抱未来。

编 辑 赵 风

李杰剧作选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灯市口同福夹道4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长春市总工会印刷厂印制

字数345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4 插页2

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制

印数1—1,500册

ISBN7-104-00154-9/I·51 定价(精装)5.50元(压膜)4.90元



当人生的中路，我忽然迷
失在美利坚康州的大西洋边，
海的性格与太平洋一模一样，
然而这里却有奥尼尔被海浪亲
吻的足迹，更弥漫着无比亲
切的自由的忧伤……

李健

代 序

陈 白 尘

李杰同志：

前次来信，说你的戏剧集将要出版了，很高兴！但我那阵患了心绞痛，对你希望我写序一事，未敢应允。最近身体略有好转，又深悔孟浪：特再给你写这封信，如果可能，即作为代序，如何？

我们一位老前辈曾经开玩笑地说：“太老实的人是不宜写剧本的。”这话有一定道理，但衡之目前情况，又不尽然。写剧本的人不仅要有些聪明，还得有些傻劲！

同样的一份题材可以写出十万、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到了剧作家手里却只能写出五万来字的剧本！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説，从创作到发表、到出版单行本，有的只需要一年，多则二年足矣！一个多幕剧从创作到出版、到演出，动辄要三五年不等；而且到了三五年后，说不定由于一位首长没点头，只说声“研究研究”就得“寿终正寝”，即使侥幸点头了，说不定从哪儿吹来一阵风，剧团停演，依然是白搭！

因此，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文坛上出现的小说家真如过江之鲫，多不胜数；而新进的剧作家则屈指可数，寥若晨星！剧作家改行写小说的大有人在，小说家则未听说谁写了剧本！

因此，今之剧作家不仅要有些聪明，而且还得有十足的傻劲！你，就是这么一位聪明的傻子！

如果我没记错，你的第一个大型剧本该是《高粱红了》，那是1981年初我在剧协的剧本讨论会上读了它，同时也认识了你。或者说，我正是从这个剧本里认识了你。那时剧本原名叫《他在阳光下死去》。你写的那位正直、善良的干部因在县里触犯了由亲戚故旧组成的关系网而被迫致死了，我曾为之下泪。但我也很高兴：荒漠的剧坛上又多了个傻子！

在那讨论会上，就有人对你这剧本提出非议，这才建议你改名《高粱红了》的。后来演出时，又曾遭到非难，幸而有位省委书记说了句好话，这才过了关。你算是幸运的！

更幸运的是你接着写了《田野又是青纱帐》和《古塔街》，都取得成功！尤其幸运的，在这视印刷本为赔钱货的出版界，又逢这个“洛阳纸贵”——纸价飞涨的年头，你的戏剧集竟然出版了！由衷地为你祝贺！

但我不能不期望你——也许是残酷地期望你继续做个傻子，一直到把中国剧坛振兴起来！而你是有这个抱负的。

勿此即颂

撰安!

陈白尘上

1988年4月7日

目 录

代 序	陈白尘 (1)
田野又是青纱帐	(1)
归雁横秋	(103)
海	(179)
高粱红了	(281)
古塔街	(375)
跋	(443)

四幕话剧——

田野又是青纱帐

我不是要写文化的物质表层，而是想表现青纱帐后面的恒定的生存；我想挣脱以往人云亦云的制造戏剧的观念，然而表现出来的仍不是自然，这剧本留给我许多遗憾……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

——俗语

人 物 表

王长生——开瓜园的，一个精细、纯朴的庄稼人，55岁。14岁便给地主扛半拉子活，至今年长的人还叫他“王半拉子”。

小英子——王长生的女儿，初中毕业，在大客车上当售票员，20岁。

“狗不理”——王长生的儿子，呆，18岁。

万有田——一直当村干部，现在是在押犯，监外就医，54岁。老辈人还叫他“万老疙瘩”。

有田媳妇——53岁。

丫蛋儿——万有田的女儿，19岁。

顾才——跑自由市场的，绰号“顾小头”，54岁。

顾小龙——顾才的儿子，念过初中，农闲时进城当建筑工，30岁。

“钱匣子”——顾才的妻子，50岁左右。

“陈大脚”——一个能干、泼辣的女人，50多岁。

“八聋子”——残废军人，“陈大脚”的相好的，54岁。

杨克——“八聋子”的养子，22岁。

郝殿臣——一直被批判斗争的“地主分子”，现在“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”，养鱼为生，杨克的生父。58岁。

“韩大嘞嘞”——开大客车的，40岁。

冯亚先——开饭馆的，43岁。

莲翠儿——冯亚先的妻子，35岁。

丹霞——莲翠儿的堂妹，高考落榜的高中生，20岁。

“黄大马勺”——厨子，40岁左右。

丁花先生——旧社会农村的“栽花先生”（种牛痘的），会看风水，也写“拘魂码”（即巫符），70多岁。

丁七——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小学教师，油嘴滑舌的二流子，29岁。

七老爷子——村中的一个老人，84岁。

八老爷子——村中的一个老人，73岁。

“赵拉手”——疯子，从前当职员时为人虚伪，总好拉手拍肩膀，人多时好拎着暖壶打开水，所以人们叫他“赵拉手”，又叫他“赵大暖壶”，47岁。

“穆饱学”——被打成过“右派”、退休的中学教师，60岁。

司马聪——测量队队长，29岁。

彦子——女，测量队队员，25岁。

牛犁——测量队队员，27岁。

常秘书——乡政府的秘书，44岁。

“花木兰”——妇女干部，43岁。

宫县长——56岁。

葛乡长——34岁。

包所长——税务所长，39岁。

唐税务——税收员，40岁左右。

“卫生汤”——查卫生的，40岁左右。

小宋——市场管理员，30岁。

老刁——工商管理局的，44岁。

卖耗子药的——山东人，37岁。

六婶——60多岁。

吃请的人们——社会上各色人都有。

筑路工人、三棵柳屯的农民、警察等。

“牛马年，好种田，就怕鸡猴这二年”。鸡猴年一过，松嫩平原的庄稼人就会憨憨地等待老天降好运了。尽管天灾人祸颠连不断，他们还是盼着牛马年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

乙丑牛年，一龙治水。“龙多靠，龙少涝”，这一年关东大地真的是洪水滔滔。然而三棵柳屯尽是旱涝保收的宝地，头伏刚过，一场关门透雨，几个暴热的晴天，满地的庄稼便起身了。站在土房顶上一看，青纱帐以和谐自然的韵律荡漾在瓦蓝的苍穹下，那般丰厚、那般辽阔，流溢出诱人心醉的气息。

在这气魄雄浑的伟大景观面前，人们很少想到青纱帐是绵亘久远的古朴的文明，人们常常忽略创造它的竟是古老的弯钩犁、原始的点葫芦，扶犁的、点种的、踩格子的庄稼老小——他们象犁牛一样执著，慢悠悠地在春种秋收中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世纪。

但是，古老的神州大地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母体，她的精英终归要孕育并且诞生新世纪的婴儿，尽管这婴儿的命运注定要多灾多难，然而她的第一声啼哭仍然惊动了世界，搅动了所有人生活的节律。

当有时令人惊奇、有时令人迷惑的改革的潮流涌进绿色的大海的时候，埋藏在青纱帐深处的鲜为人知的三棵柳屯便失去了往昔的宁静，于是新生活的躁动隐隐地萌发着人们从未体验过的希望。

笔者记下的，是这小屯儿从黎明到黄昏一天生活的实录。这生活的小溪从昨天流来，一晃，便溶入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大潮里去了。呈现在诸君面前的，不是威武雄壮的戏剧，有的只是狭小的场景，凝固的空间，平淡的

生活，普普通通的庄稼人；没有神奇的想象，没有时空的错动，没有字斟句酌的语言，没有出神入化的结构，没有自视甚高的英雄，当然也就没有东拉西扯的高谈阔论——有的只是青纱帐哺育的风俗和风情，甚至是生活表层的即景——由它去吧，一切全是自然。

第一幕

〔在三棵柳屯东不远的地方，是乡间村路的十字路口。过去，它寂寞的辙印只记着四时农事；现在，各种现代化的交通机械碾平了它亘古不变的两条土辙，因为不远的青纱帐里正在铺一条大路。于是推土机、压路机和各种见所未见的钢铁巨兽不断地发出隆隆的巨响，给恬静的乡村带来不安，也带来希望。〕

〔路口的三棵老柳，是三棵柳屯的祖宗，老气横秋，任意伸展着老皱的枝柯，垂下纷然的丝绦，为溽暑酷热中的人们泼下一片阴凉。多少辈儿的村人坐在浓荫匝地的树下说年成，吐苦水，下“五道儿”（农民的棋弈），把裸出地面的盘虬般的老根磨得秃光锃亮。〕

〔不知老辈子人从哪里运来几块大石板，在柳树下修了一个小庙，谁也不知道木牌上写的是哪路神仙，但屯子里的人都信，而且十分虔诚。死人了到这里“报庙”，小孩儿惊吓得到这里“叫魂”，年三十儿到这里请财神，求子的到这里请喜神。现在小庙荡然无存，几块石头成了人们纳凉歇脚的坐凳。唯独那木牌，今天被扔到土沟去，明天被踢进草棵里，然而谁也不敢毁掉它。〕

〔老柳树对面的沙溜地，是王长生的瓜园。北、东、西三面是绿森森的青纱帐。地头儿上临着土道是一座瓜窝铺，泥抹的秫秸架起的三角架，爬满了老绿的倭瓜秧。窝铺前搭起的倭瓜架，绿叶中垂着几个桔黄的倭瓜，架下放着一张地桌和矮凳，一只盛瓜籽儿的黑泥盆。〕

〔瓜窝铺东面，斜对着大柳树，是一家饭馆，浅蓝的活动板墙，老绿的塑料瓦顶，室内宽敞而清洁，电镀的折叠椅和圆桌靠墙罗列着，上面挂着两只鲜艳的红幌（关东饭馆的标记，红红的，挑在门外高处）。后角上是通灶间的门，右壁门是通住房的。黑底金字的“四野酒家”的横匾悬在绿色瓦檐下，两侧的楹联写得颇有点韵味：客来风亦醉，人去路还香。

〔当这一切还没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无边阒寂的原野隐隐传来压路机的轰鸣，象压抑在大地深层的潮头正聚集力量，发出低沉而浑浊的闷响，终于造成一阵爆发，隆隆地掠过青纱帐……象被惊醒了似的，接着便听见马群的奔腾，牛群的低吼，碎步的羊群也咩咩地呼唤着……畜群远去了，一切复归于寂静。

〔小英子在瓜园里唱着“二人转”，甜脆而动情：

“独坐香闺洪月娥，
想起罗章小哥哥。
那一日对松关前打了一仗，
我把他拿下马征驼。
刀搥脖子问亲事，
我有心要杀他呀，
我还舍呀舍也舍不得呀！
……”

〔幕启：黎明的青纱帐飘浮着淡紫的雾气，朝晖使露珠晶莹闪烁。

〔司马聪、彦子、牛犁扛着测量仪器、标杆、标志旗，从左面的田野走来。他们穿着红的、黄的、蓝的尼龙丝旅游夹克，入时的旅游鞋，被很重的露水打湿了。

〔小英子还在唱：

“一爱他国公之子将门后，
二爱他十八九岁枪法多……”

牛 犁 司马聪，听见了吧，“一爱你国公之子将门后——”

司马聪 别瞎扯，惹急眼了我，别说今年不让你们结婚。

彦 子 （笑得十分爽朗）求之不得，你要不怕耽误了当县长，队长大人，咱们就用它三年时间再测量一个县。牛犁，你说呢？（坐下，拧着裤角的露水）

司马聪 牛犁呀，连做梦都想着洞房花烛夜。

牛 犁 真想呀，不过不是洞房花烛夜，我想的是七品乌纱。哎哟！（坐下，倒出鞋里的沙子）

司马聪 （凝重地看着明亮起来的青纱帐，不屑地）对我们这一代人，乌纱帽究竟有什么吸引力？（深沉的责任感）要紧的是负起更大的责任！这三年，咱们踏遍了全县，多好的人民，多好的资源！可是，青纱帐淹没的 300 多个村庄……

〔两个脱坯的农民领着两个十三四岁赤脚的孩子，扛着洋杈、二齿子、筒锹，撅着坯模子，都是面无表情，只顾向流汗的工地走去。〕

彦 子 （跳起来）司马聪，你上台先烧它三把火：严惩贪官污吏，以正世风，官官相护者罪加一等；广罗人才，大兴教育，强迫扫盲；分区开发，扬长避短，引进资金，……你平常怎么说的了？

司马聪 （带着兄长的微笑）要不是牛犁，彦子，我一定把你抢过来做妻子。

彦 子 （跑到牛犁身旁，搂住）牛犁，他嫉妒你了。（扛起仪器）

〔小英子又唱起来：

“那状元乌纱顶啥用，

拆巴拆巴，不够二姐做双鞋。

……”

司马聪 走，趁着凉快。

〔他们走下。〕

〔冯亚先穿着背心，端着水盆，从厨房里出来洗脸。他是地方风味“冯连贵大饼”的后人，精灵，圆滑，但不坏。〕

〔丹霞拿着英语课本从住房出来，这是一个温厚娴静的姑娘。〕

冯亚先 （一边洗脸）今儿个开张，可别误了事儿。

丹 霞 我知道。（走出屋外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念着英语）
The poor girl did not know what to do。（向青纱帐走去）

冯亚先 （对着住房）莲翠儿，不经不离儿的起来吧。（拉开住房门，向里面弹着水）哎哟，我的娇妻呀，梦着谁了？
（擦着脸，进住房）

〔王长生拎着一土篮香瓜从瓜园上，敞着怀，露出要了圈儿的背心，还看得清“五好社员”几个脏污了的红字，挽着裤脚。〕

王长生 （回头对着瓜园喊着）小英子！

〔小英子在瓜园里答应：“唉——”〕

〔载重汽车从远处驶过，清脆的起床号声唤出了淡淡的朝霞。〕

〔冯亚先从住房出，端着洗脸水走出饭馆。〕

王长生 今儿个开张吧？

冯亚先 （倒了水）你开园，我开张，咱们哥俩得喝一壶。

王长生 （递过一个瓜）你尝尝我这瓜的口头。

冯亚先 （吃瓜）好，甜。（要甩瓜籽儿）